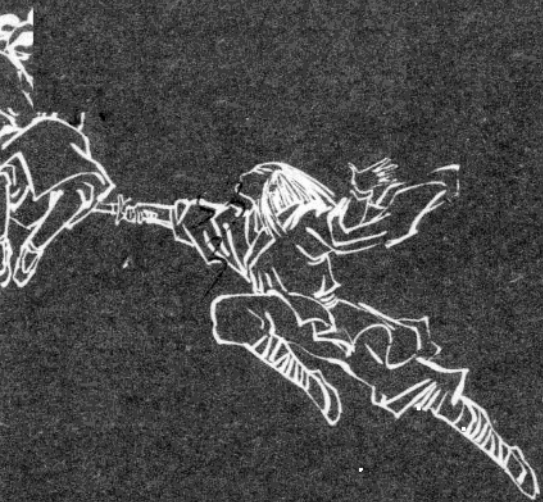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城十九俠





青城十九俠

还珠楼主著

巴蜀書社

1989年元月·四川

内 容 提 要

青城山脚富家子弟裘元，生具异禀。为寻师学剑侠，两入青城。百丈坪斩蟆狮，夕佳岩得仙剑，历经艰难险阻，得归青城派剑仙矮叟朱梅门下。旋即受师命与长春洞府虞南绮结为伉俪，夫妇二人同赴滇黔苗疆积修外功，杀怪蛇，救长人，与天蚕仙娘斗剑，又偕峨眉派、武当派仙侠锄暴虐、诛魔怪、取灵药、寻异宝，经历了正与邪、善与恶的大搏斗和爱与恨、生与死的大考验，终于创立青城派。

全书着重描写“人世武侠”的生活经验及苗疆异俗，构制出一个神话、志怪、武侠糅合的奇幻世界，不愧为金庸、梁羽生等新派武侠的先声。

青城十九侠（第三册） 还珠楼主 著

巴蜀书社出版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8.625 字数 447 千

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册

ISBN 7-80523-192-3/I·81 定价 5.15 元

- 第三十五回 誓报深恩 遣归故里 (1123)
 心惊夙怨 独扑妖神
- 第三十六回 巨变识先机 预储山粮驱猛兽 (1153)
 昏林逢大慈 潜挑野怪斗凶魑
- 第三十七回 赤手屠千犀 大雪迷茫归路远 (1183)
 慈心全五友 冥峦迢递使星飞
- 第三十八回 玉积晶堆 踏橇滑行千岭雪 (1217)
 雷轰电舞 拿舟腾越万山洪
- 第三十九回 片语结朋欢 即席同倾金珀酒 (1244)
 轻飘摇烛影 卷帘惊现黑衣人
- 第四十回 探虎穴 绝壑渡孤身 (1280)
 斩妖巫 群雄张盛宴
- 第四十一回 沙飞石走 神虎斗凶禽 (1316)
 雨血腥风 仙猿诛恶道
- 第四十二回 故交情重象使赍粮 (1359)
 敌忾同仇蛮人纵火
- 第四十三回 浩劫恫沙虫 把臂凄怆生何着 (1391)
 甘心伏斧钺 横刀壮烈死如归
- 第四十四回 灵符幻影 斩蟒铁花坞 (1437)
 接木移花 惊狐斑竹涧
- 第四十五回 虎跃猿腾同探怪阵 (1466)
 雷轰电舞净扫妖氛
- 第四十六回 折同侪 古鉴识先机 (1511)
 遇异人 飞刀歼丑类
- 第四十七回 朗月照松林 洞壑幽奇清溪如镜 (1540)
 晴空翔鹤羽 烟云变灭异宝腾辉

- 第四十八回 争羚乳智服苗酋 (1573)
点哑穴独擒丑女
- 第四十九回 银羽翩跹 火焰山前观苗舞 (1596)
芦笙幽艳 月明林下起蛮讴
- 第五十回 引袖拂寒星 良夜幽清来鬼女 (1614)
潜蛟破危壁 洪流澎湃动雷声
- 第五十一回 恶怪伏诛明珠入抱 (1630)
仙山在望灵鸟来归
- 第五十二回 日落风悲 空山惊异啸 (1679)
星昏月冷 黑夜服凶苗

第三十五回 誓报深恩遄归故里
心惊夙怨独扑妖神

话说那白猿、黑虎见能济执意不收那粒内丹，又闻钟声催动，禅师恰在此时回转，也恐事情败露必受斥责，万不料能济为此一事已坠一劫。当下由黑虎用前爪匆匆扒地，埋好黑狐，正欲赶到寺中窥探动静。谁知那内丹只是一团光华，又轻又柔软，仿佛吹弹得破一般，捧在手上，虚飘飘的，似要乘风飞去。白猿用两手合拢捧持着走没几步，内丹光华倏地往里一收，立时缩小大半。白猿深知此物灵异，惟恐化去，刚把手一紧，内丹忽又长大，彩光荧荧，照眼生耀，比起先前还要鲜明莹澈得多。等把手一松，又复往回缩小。似这样，几收几放过去。

白猿不知灵狐本身真神已由散而聚，那粒内丹是它千年吐纳苦功炼就的元婴，当时没有将它消灭，此时躯壳虽死，真神犹在。白猿又不谙禁制之法，如何能保持得住？见它消长无定，只料有异，却想不出应付之法，末一次收得更小，长得更大。白猿心里一着慌，把持未免紧了一些，奇彩辉幻中，耳听“波”的一声，那团光华立时爆散，化成弹丸大小一点奇亮夺目的银光，流星电射般往高空升起。白猿纵身数十丈，一把没捞住，转瞬它已高出云表。再渐长渐大，往下缓缓落来，流辉四射，照得山石林木都成银色。白猿妄想失

而复得，运足周身力气，还在作势相待，等纵够得到时向上跃取。眼看那团银光长有栲栳般大小，离地也只一、二百丈左近时，忽听黑虎一声怒啸，向来路直扑过去。回头一看，黑虎扑处，有一团黑气影绰绰裹住一个黑狐形相，身后带起一溜黑烟，其疾如矢，直朝当空银光中射去。

两下才一接触，黑影不见，银光闪了两闪，立时化散开来。晃眼间，又分而又合，变成蝌蚪形一道光华，头大尾小，略一拨转，后面带起一条芒尾，无数大小明光恰似长彗飞驰，万点流星过度，径向东南方投去，一瞥即逝。猿、虎俱看得呆了，白喜欢一场，到手之物又复失去，好生扫兴。再回到寺中伏殿外一听，正赶上能济痛哭陈词行即转劫之际，才知铸成大错，害了恩人。这一惊真非同小可！也不顾禅师责罚，双双跃上殿去，趴伏在地，不住以头撞地，汲口悲鸣，愿以身代。

禅师早知前孽注定，能济该有这场劫难，并没深责猿、虎。只喝道：“你这两个孽畜，才脱大难，不安分虔修，却去诱人为恶，使我门下弟子犯戒遭劫。本当将尔等斩首，永坠泥犁，方足蔽辜，今姑念畜类无知，事由报恩情切，素行无他，暂且免死，还敢代人求恩么？能济犯我家法，咎有应得，自作之孽，谁也不能替他。”说罢，便命旁立侍者：“将这两个孽畜逐出寺外，不能再来听经了。”

这时能济已跪谢完了师恩，自往后殿引用本身真火茶毗转劫去了。猿、虎见侍者持杖喝逐，知禅师意甚坚决，无可求恩。只得战兢兢站起，不住悲鸣哀啸，倒退出去。因恩人为己所误，甚为伤心，虽被禅师逐出，仍然不肯远离。不分日夜，在寺门外伏地哀声鸣啸，口吐兽语，求禅师大发慈

悲，宽恕既往，指点明路，许其自保恩人，直到仙缘遇合引渡入门，以免中途为仇敌所害。接连几天未离开寺门一步，一片真语，竟将禅师感动，出寺面示机宜。命黑虎先去青狼寨等待，白猿随后继去。直到能济转生颜家，穷途落寞，朝夕相随，守护不离。白猿更是灵异，知道清波上人是禅师好友，意欲借着搭救康、连二獒为名，将上人请动。事完，再引虎儿前往拜谒，日后好多个奥援。所以黑虎虽被上人喝出，仍在洞外徘徊未走。

涂雷听上人说完大概，既想乘机一试身手，又想和虎儿见面，看看这转劫再生的能济是何等人物，连请几次。上人明知他与虎儿别有因缘，为受乃母之托，恐明许了他，异日出去久了又往别处生事，故作不允，拂袖而入。涂雷绝顶聪明，看出乃师意非坚决，又一想：“日前师父原答应过，只要有机缘到来，即可往试，今天有了事，偏又不许。反正相隔不远，且背了他去去就回，想必无碍。”便又赶进房去和上人说，要往北山采些果子。上人点了点头。

涂雷大喜，出门时猛想起：“路虽不远，却未去过，忘了向师父探问一下，纵驾遁光寻找，免不了仍要费事。”正觉美中不足，一出洞门，忽见那只黑虎仍在门外趴伏。见人走出，不住点首，好似识得自己意思一般。知它通灵，便问：“我现在背着师父同你去杀死那妖道好么？”黑虎点了点头，挨近涂雷身侧，把前腿一伸，四足趴伏在地。涂雷知要他骑，心想反正得虎引路，便骑了上去。

那虎等人上了背，将头一昂，放开四足往前跑去。涂雷先还以为骑虎比起御剑飞行相差天地，谁知那虎竟和飞的一般，一路穿山跳涧，上下于巉崖峻坡之间，只觉耳际呼呼风

生，林木破陀成排成阵，如浪涛起伏迎面奔来，再往身后倒泻下去，略一回顾的工夫，便飞越了一、二十里的崎岖山径，奇景万千，目不暇接，一瞥即逝。自己稳坐其上，迎风长驱，真是又舒服又壮观，比起初习御剑飞行时，特别是一番情趣。高兴之极，恨不能也收一只虎豹之类的猛兽，来充坐骑才称心意。

正寻思间，涂雷忽听那虎啸声连连，接着又听崖下猿啸相应，已到了妖人巢穴上面。一会转到崖下，一见虎儿生相，先自心喜，后来斩了妖道，破去邪法，一同往救康、连二猿，路上彼此通问姓名，一说经过，益发投机，由此成了至契。康、连二猿被困的那间石室，只是邪教中的寻常禁闭之法，本无足奇，妖道一死，不攻自破。当下由涂雷上前放出飞剑，斩关直入。里面地方不大，甚是污秽阴湿。康、连二猿被妖道用蛟筋倒绑，吊在室顶当中，看见主人、猿、虎进来，哀鸣求救。

涂雷见二猿遍体金毛，油光水滑，生得甚是异样，不禁喜爱。正欲上前解救，被虎儿一把拦住道：“师兄莫忙。这两个狗东西太可恶了，我还有话问它们呢！”

说罢，虎儿指着二猿发气骂道：“你这两个该死的狗东西！当初如不是白哥哥引我救你们出来，你们早在山窟窿里饿死了。它虽和你娘打过架，你娘又不是它弄死的，你怎不听我话，三番两次朝它行凶？凭它气力本事，弄死你两个，还不是和掐死一个虫子一样？不过因我还喜欢你们，它看在我的情分不肯动手罢了。你们怎还起坏心，不知从那个促狭鬼地方弄一鬼花朵来，想把它迷倒害死？害它不成，又敢背了我逃跑。偏生报应，被妖道捉来。如不是我白哥哥宽

宋玉童，打发黑哥哥到清波师叔那里，请来我涂师兄将妖道杀死，你们今晚便没命了。该死的狗东西，太可恶了！我也不打你，仍由你在这里吊上几个月我再放，看你们还弄鬼花害人不？反正不是我白哥哥害你们吃苦，莫非这也恨他？”

二獠一听这次遇救全仗白猿，这一半日功夫苦头业已吃足，又悔又怕，哪里还敢丝毫倔强？望着虎儿不住哀声乞怜，表示诚心悔过。虎儿本来爱它，原是故意威吓，显出白猿恩惠，以免日后一个看不到又去背地寻仇。假作发怒，又喝骂了几句，经白猿一讲情，这才转请涂雷解救。

涂雷先见虎儿小小年纪独居深山，有通灵猿虎为伴，已是惊奇，及听喝骂二獠，不知究里，后来用飞剑解绑，问起详情，才知他不只有此灵猿神虎常相厮守，还有这两个善解人意，灵慧奇猛的金星神獠，和千百金花的大豹朝夕服役，随同出入，不禁歆羨已极。等二獠一一跪叩谢罪谢恩之后，便要伴送虎儿回去，认清门户，以便暇中常时过访。虎儿、白猿巴不得日后和他常时来往盘桓，闻言大喜。

两人四兽离了妖窟，因虎儿来时所骑之豹仍在峡外，欲循原路回转。白猿却说：“来路迂回绕远，无须如此。”只命康康招豹回去，大家仍由崖上回转。涂雷本要飞行前去，虎儿因荒山独处，从不见人，不意空谷足音，得此良友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和涂雷亲热已极，坚邀一同骑虎回去。涂雷虽恐出久了，回来招恩师责说，但一则年幼贪玩，二则生平头一次交到这样好友，又心想主人未归，自己先去了也是无用，立即应了。

二人手挽手臂，并肩骑上虎背，不消顿饭光景便到了虎儿洞中。虎儿引将进去，一同坐下，白猿和连连慌不迭的献

上山果食物。涂雷、虎儿边吃边说，越谈越对劲，俱都相见恨晚。一会，康康引得豹归。涂雷要见群豹，虎儿便陪了出来。一声长啸，岩下豹棚中，大小金钱花斑野豹千百成群，纷纷跑出。一同拥到崖前，面朝上跪伏在地，似练习有素的一般。虎儿又是一声长啸，群豹俱各昂首，齐声吼啸。立时山鸣谷应，怪风四起，沙石惊飞，山花乱坠，宛如红雨，声势雄壮威猛，若撼山岳。喜得涂雷心花怒放，也跟着引吭高呼，欢跃不已。

群豹怒啸了一阵，虎儿把手一挥，“轰”的一声，划然顿止。只剩四山回应之声，嗡嗡震荡，半晌不绝。涂雷拉着虎儿双手，笑嘻嘻赞不绝口。虎儿看出他喜欢这些猛兽，便说道：“康康、连连性子太野，不肯跟随生人。白哥哥要出门找我爹和娘去。黑哥哥从小陪我在一处，永不离开。除开它们这四个，还有这多豹儿，只要涂师兄喜欢，随便挑了带走。要多少，有多少。如怕其野性不听你的话，它们都怕康康、连连，只须吼上几声，也就不敢强了。”

涂雷原知虎、猿与虎儿有前生宿契，漫说不肯相赠，纵肯也绝不会跟了同去。心中颇爱康、连二獐，想分它一个，又不便口开。继而一想：“君子不夺人之所好，康、连一母双生，何苦给它拆散？”正把念头转在豹身上，闻言大喜。因虎儿有恐豹性野难制的话，暗忖：“他小小年纪便能降伏群兽，难道自己一身遁法本领还不如他？”不欲示弱，接口答道：“我原有此心，既承兄弟盛意，我此时还不知师父心意如何，且先挑两个大豹和一个小豹崽走吧。”

虎儿正要张口呼唤康、连二獐，涂雷忙把手连摇，道：“这倒不消，我自会降服它们。”说罢，朝豹群中仔细看了

一看，觑准两只又大又雄壮好看的金钱花斑大豹，一纵遁光往崖下飞去。满拟手到擒来，谁知物各有制。野豹生性凶猛，凭涂雷本领尽杀群豹不难，要想驯服它们却非容易。就是虎儿，如非先有猴、虎与康、连二獐相助，这上千大小野豹也休想制服得住！

涂雷刚刚飞起，脚还没有踏地，群豹先是一阵大乱。互相挤撞。先看中的那两只大的，早不知挤向何处。一片金钱花斑锦毛中，千头钻动，挤成一团，简直分辨不出来。等落地收住剑光再找群豹，又各齐声咆哮，纷纷窜起，同往涂雷扑去。豹是虎儿家养，自己是客，又不便真用飞剑斩杀。虎儿偏又过信涂雷本领，想看看他伏兽之法。群豹见主人没有喝止，益发胆大，来势凶猛非常。涂雷无法，只得飞身纵起。因这一迟疑之间起得稍慢了些，将身着短衣抓裂了一大片，如非生就铜筋铁骨，差点没被豹爪抓得骨碎筋裂，闹了个老大不是意思。

涂雷不禁心头火起。在空中盘旋了两转，二次觑准一只大的，想好主意，电射星流般朝豹群中直落下去。就在群豹二次骇乱惊窜中，一伸双手，抓住那只大豹的头颈皮。大喝一声：“起！”便提了起来，往崖上飞去。这只大豹，恰巧是虎儿先骑那只，最是猛烈。加以人小豹大，抓的地方只是头颈一处，急得那豹在空中不住乱挣乱舞，怒吼连声。下面群豹见状，俱各发威怒吼。风起尘昏，声震山谷，比起适才势子还要来得惊人。

涂雷飞到虎儿身侧，刚将手一松，往地一掷，那豹便一倒滚翻起，张牙舞爪，恶狠狠向涂雷扑去。涂雷见那豹如此凶猛，喊声：“来得好！”身子往下微俯，让过来势，再略

一偏，便闪向豹的左侧。贴着豹腹飞身纵起，一伸右手又将豹颈皮抓住，奋起神威，口里“嗯”的一声往下一拉。

那豹扑时正在情急暴怒之际，势子绝猛。吃涂雷神力逆着势子硬拉回来，两下都是个急劲，那豹身不由己，两只后腿朝天向上弯转。山中猛兽，豹类身子最是灵活，这只又是多年老豹，群中之王，更为厉害。就着上翻之势，前腿一挣，后腿率性连身反转过来，伸出两只钢铁般的利爪，便朝涂雷身上抓去。这一下力量何止千斤！涂雷纵是生就异禀，如被抓在要害之处，也难保不受到伤害。幸是涂雷身灵力大，内外功均到上乘地步，头一次吃豹将衣服抓裂乃是偶然大意，知豹难制，早留了心。一见豹的后半身上翻，手中豹颈皮一扭，便知要出花样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！就在这双方动作瞬息之际，人与豹全未落地，未容那豹整个翻身扭转，涂雷倏地右手一松豹颈。身子往上微升，左手早攥住那豹手臂粗细的一条长尾，抡将起来，在空中一连悠荡了好几十下，悠得那豹头晕眼花，张着血盆大口腥涎直流，吼叫不出。

虎儿不忍那豹吃苦，连忙劝止时，下面群豹怒吼之声越厉。已然阴云四起，狂风大作，加上山谷回应，直如惊涛怒卷，地陷天崩，聒耳欲聋，哪里还听得出说话来？还是白猿、黑虎和康、连二猱，看出虎儿心意，纷纷往崖下豹群之中飞落，一声吼啸，群豹见了克星，才逐渐静止。容到虎儿唤住涂雷，那豹已乱喷白沫，急晕过去。

虎儿笑对涂雷道：“师兄你本事真好，但是这样硬收拾它，就降服了，日后也不会好好跟你在一处的。”涂雷问故。虎儿便说：“我因承白猿指点，不特能通兽语，并且深明

兽性。因为兽类除豺狼等有限几种外，大半义烈。驯养它的，须得恩威并用，尤其是威不可妄发。只使它时时刻刻对主人都有惧怕，而又感爱非常，则自然驯服，生死不二，任何驱遣，无不如意。硬制未始不可，但是只能使它当时害怕，心中却愤恨已极，过后不是遇机图逃，便是乘隙报复。似这般只有畏心并无情义，就能制服，不能驯养，有甚趣味？”

因又说：“这只老豹更是群豹之王，颇有灵性。你如此待它，死也不会归心。适才群豹怒吼固由于未加禁止，却也因见豹王受难，奋不顾身之故；如非崖上现有两个克星，早一同拚命扑上来了。还是我来代你另挑一公一母两只大的，再将这两只新生的小豹崽一同带去，本是一窝，使它有所依恋。再叫白哥哥和康康、连连与他说明，永远随你，不准离开。它们已见过你适才的本事，一点不用费事，自然害怕，听你驱使了。”

说时，那豹已然回醒。怒吼一声，果有想朝涂雷扑去之念。经虎儿喝止，抚慰了几句，命康康领入洞内给些肉食。又问：“师兄心意如何？”涂雷正觉有力无处使，便也就此下台。

虎儿陪了他，带着白猿和连连纵下崖去。走入豹群，将适说大小四豹指与涂雷，问中意否？说也奇怪，起初涂雷单身下来，群豹那等凶威，这次竟是驯善异常，一个个趴伏在地动也不动。涂雷见那只公豹只比豹王略小一些，周身全是金钱花斑，目光如电，形甚威猛，比前豹似还要好看些，很是中意。母豹也不算小，爪牙犀利，灵活非常。那两只小豹，只有狗大，锦毛细密，身子雄壮，甚为可爱。心中大喜，连忙谢了。因出来时久，告辞要走。白猿又教虎儿随去拜谒清波

上人致谢，也认清门户，日后便于来往。

涂雷首次背师行事，来时没有说明，恐跟去受责，但又心爱虎儿，极愿其去。想了想，与虎儿商妥，当日同去只认门户，先不见清波上人，等涂雷日后伺便禀明，再来引去相见。当下虎儿、涂雷仍乘黑虎，与白猿二獒带了四豹，往黑蛮山铁花坞跑去。

涂雷还以为出来时辰比往日差不了多少，师父不致察觉。行近山麓，一眼望见清波上人正在洞外闲眺，知道隐瞒不住。嘻着一张雷公嘴，笑对虎儿道：“我们行藏已被师父看破，左右招骂，你前生是他师侄，率性就见了他吧。只骂我时，你们不许笑我！”虎儿闻言大喜，连声应诺。白猿又叫虎儿速下坐骑，步行上去。

快要到达时，涂雷涎着脸，笑嘻嘻先跑上去，高喊道：“师父，我把虎师弟领来了！”虎儿早有白猿叮嘱，也跟着跑近跪下行礼，口尊：“师叔，弟子颜虎拜见。”清波上人看了涂雷一眼，也没理他。先命虎儿起立，说道：“你虽转劫再生，并未忘却本来，实可庆幸。今日之事我已尽知。雷儿背我行事，大犯家规，姑念初犯，又看在你的面上，权且记责。再不悔改，二罪归一，一定从重处治了。相见不易，可随我去至洞中落座，还有话说。”虎儿领命。清波上人使命虎、豹、猿、獒暂留洞外，径往洞中步去。

涂雷见师父只略说了两句，并未深究，大出意料。上人一转背，涂雷朝虎儿扮了个鬼脸，喜洋洋走过来，拉了虎儿的手一同进入。虎儿到了里面一看，石室修广，洞壁如玉，云床丹灶，陈设井然，通体明朗，净无纤尘。洞甚深宏，石室不下数十间，也不知光从何来，比起自己所居窟洞终年阴暗，

真有天渊之别。心想：“几时也找这么一处山洞来往才好。”

正悬想间，清波上人已将二人引入丹房之内，各命坐下。先将虎儿前生因果一一告知，然后说道：“那灵狐因你坏了它的道行，衔恨入骨，寻你报仇，已非一日。只为你茶毗以后，令师将你真灵禁闭内殿，传你炼气凝形之法。过了数十年，形神俱固，才令转世。所以你生具异禀，大异常人。灵狐先时固无奈你何，如今你已转世，宿根虽厚，因令师要使你险阻备尝，历应灾劫，前生法力已化乌有。仅仗虎、猿等灵兽护持，如何能是敌手？尚幸它目前还不知你托生在此，你所居之处又有令师预设禁法，暂时或者不受侵害，但是灵狐神通广大，事颇难料。适才令师托髯仙李元化路过传语，因铁花坞与你所居密迩，嘱我代为随时照应，以防不测，恰值雷儿将你引来。现已将你前生因果说明，少时我再传你入门功夫。以后如有事时，我不亲去，也必命雷儿前往。你来时须要经过斑竹涧，那一带相隔灵狐修炼的北斗坪扯旗峰甚近，如被窥见，便生祸变。回去好好修为，静待仙缘遇合。此地不可常来，平日出游也以山南一带为宜，切忌走过斑竹涧。另有灵符三道传你，如有异事无端发生，或遇妖魃侵害——比如好好天气，忽然天地晦冥，阴风四起，少停风止，现出生人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俱是那灵狐幻化。此狐得道千年，精通邪术，千万不可使之前进。速将第一道灵符展开，便生妙用。如还不退，再将二、三两道灵符依次招展。纵然不能伤它，也可借以脱身，暂避当时之祸。”说罢，传了坐功与使用灵符之法，命涂雷陪了他在洞内外游散片时，再行护送回去。

涂雷乘间禀说虎儿送了他大小四只野豹，请准留养。清

波上人笑道：“你师弟能驯猛兽，半由宿根天赋，半由灵物辅佐，你如何也想学样？你不久下山，这类猛恶野性东西不能随带了去，我日常修炼，又没功夫教化。你童心甚盛，一个不好，将来反要惹祸。仍由你师弟带回去吧。”

涂雷如何肯舍？涎着脸再三苦求说：“这些豹儿都解人意，来时师弟已然告诫，决不致有祸闯。异日师父出门留它看守洞府也是好的。”上人见他情词惶急，虎儿又代求说，便答道：“你这孩子实是淘气，为了你，不知要添我多少纠缠！你既再三求说，也罢！答应你不难，只你未奉命下山以前，不许骑了它满处乱跑。如若违背，或在外惹祸，连同今日，二罪归一，定然重责不饶。每日还须由你抽出空来教练，使其变成驯善。可能应得？”

涂雷原想日常骑着豹出门游玩，闻言虽觉有些美中不足，终因师命难违，只得应了。清波上人适有日课，虎儿先行跪拜谢别，随了涂雷出来。小弟兄二人到了洞外，同在山石之上落坐，畅谈一切。一面叫白猿、二獠用兽语教诫四豹，此后务须长随新主，不许违逆生事。盘桓到了日落黄昏，虎儿兀是不舍言归，嗣经白猿几次催促，方行上路。将四豹留在洞外，仍由涂雷送回。因有上人前言，路过斑竹涧时，虎儿、涂雷俱都留神四外查看，并无异状。

涂雷对虎儿道：“师弟你不要害怕。那狐精不来惹你，是它福气。它要是动你一根头发，我便寻上门去，非把他斩成肉泥才罢！”白猿一听涂雷高声口出狂言，大吃一惊，慌嘱虎儿劝止。

虎儿虽是幼童心性，但极信服白猿，忙向涂雷道：“师兄请勿高声！你话虽好，只是当初还是怪我不该杀它，照师